



耿直的叔

□胡佳清

好多年没和叔见面了，所以这次去主城办事，打定主意去看看他。

那天，在沙坪坝沙铁村站下了车。奇怪的是，叔在电话里说早就在等我，可他人呢？

忙拿电话打过去，一个音频很高的声音回说“来啰，来啰”。话刚落地，见一敦实的汉子蓄着平头，戴副墨镜，身着玄黄色短袖圆领衫，一身蓝布裤子，裤脚挽到膝盖头，光脚趿一双青布鞋，从公交站左侧边的人行道上朝我一路蹒跚走来。

我忙迎上去，叔侄俩相互抓起手一阵抖动。我忽闻叔身上散发出来一股酒味，看他脸也像打了胭脂，便开玩笑地说：“叔啊，你哪个下午就喝上了，就等不及晚上给我接风吗？”叔嘿嘿一笑说：“我在附近小酒馆等你，没它，这个把钟头我哪个过？”说罢，还扬手晃了晃剩下的半瓶老白干。

因日程紧，我在叔家里只能待一天两晚，于是我俩常常是聊到凌晨过了才上床歇息。不经意间，我发现叔对酒特别有感觉。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每天起码要喝六顿酒。六顿酒分别安排在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饭和睡觉前，还不包括加餐。

就说我在他家这两个早晨吧，也就五六点钟，我起来发现客厅亮着灯，蹑手蹑脚走过去，一眼看见叔正蜷缩在枣色硬木沙发上，端着一杯酒早已喝上了。面前玻璃茶几上一只白瓷小饭碗里有些隔夜剩下的蔬菜和几片豆腐干。我有些惊骇，说：“叔，你大清早饮酒会伤身体的。”他嘿嘿一笑回答说：“早晨不喝酒我一天都不舒服，都打不起精神来。”说着说着就把我拽在他身旁坐下，边喝酒边给我讲了一大通他为啥要这样喝酒的道理。慢慢和他聊下来，我才渐渐有些理解他了。我想，酒这东西，于叔来说，就像血液一样分分秒秒在体内不停歇地流淌，以此种迷醉微醺的方式，来维系他的身心平衡。不然，他为何一天到晚甚

日前，得闲暇飞往梦寐以求的青岛，终圆了多年夙愿。

连日来，欣赏岛城美丽风光，呼吸夹杂着咸味的新鲜空气，品尝当地特色海鲜，午后沐浴着阵阵海风，沿海岸新区银沙滩散步。不经意间，见沙滩边出现一片缩小版的小渔村，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静态人物，以及各种渔具、茅草村落等，一眼望去皆为黄褐色，模样饱经风霜，仿佛让人踏入时光隧道。

古老渔村里，斑驳的石板路蜿蜒曲折，两旁是错落有致的渔家小院，发黄的老物件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我脑海立即闪现无数个答案：复活的“清明上河图”？古渔村博物馆？这一幅幅时光画卷，场面之大、场景之多、人物表情之丰富，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至出门在外时，手上都捏着一瓶酒呢？

可叔喝寡酒我就有些费解了。这次，我在他家一共吃了五顿饭，我发现他每顿饭除了抿几口酒外，几乎不吃啥东西。婶婶是个能干人，很懂得照顾叔的身体，知道他好这一口，就在家客厅的电视柜旁，为他泡了好几大坛五颜六色的健身药酒。叔要喝，很方便地就能接上一杯。而且婶婶也很会打理家里的伙食。可就是这样好的资源，叔咋不享用呢？

更让我惊骇的是，叔即便这样，他一天还红光满面的，身上肌肉也发达，说话声音分贝挺高，成天肝精火旺的。那晚我不放心，要他找出年初的体检报告单来给我看。奇怪，样样指标基本都还达标呢。这让我在放心之余倒还真挺纳闷的。

叔从小接受的是那个年代的正统教育，传统思想对他影响也很深。20世纪70年代初，他刚满20岁就入了党。所以，这次我俩一见面，他就一本正经地先问我是不是党员不。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说：“那我叔侄俩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俩确有共同语言。聊的话题几乎全是这个时代提倡的正能量。我很感佩叔对党对国家对社会的感情。有时，当他讲到过去一些伤心事时，还情不自禁潸然泪下，让我的心好一阵发紧，便赶紧上前抓住他的手劝慰几句。由此我也了解了叔以前在单位是个干活的好手。别人不愿干的或不能干的苦活、脏活、累活，他都争着干抢着干。况且他脑筋活络，爱给单位领导出些主意呀提些建议呀什么的。所以，打从年轻时候起，他就逗人喜欢，在众多普通职工里“鹤立鸡群”，还当过铁路工务段一个小小的车间

有多少人物？几多物件？眼睛数不过来，后查阅资料得知，居然达3000余件。把写实与抽象完美统一，这得花多大的工作量，真把泥塑弄出了新高度。这就是几年前蜚声国内外的青岛“印象渔村”泥塑群。它宛如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将百年前的渔村生活鲜活呈现在世人眼前。

徜徉在这片泥塑天地，瞬间将人拉回一百多年前的青岛——

一望无际的苍茫大海，一叶叶扁舟随波逐流。岸上的妇女和儿童，紧张而欢快地收拾渔获。逢年过节，家家户户落不下的一顿鲅鱼饺子。小渔村里，人们用是渔获售卖或者交换生活用品……

远观，皆黄泥加身灰头土脸，甚至斑驳陆离，几乎看不出人物的区别。走近细细端详，才能从一尊尊半人高的泥塑中发现，千人千面，喜怒哀乐各不同。渔民拉网捕鱼的场景充满张力，瘦削的、饱满的、刀劈斧砍般的面容各不相同，那一张张被海风吹皱的脸庞，刻满生活的沧桑，却又透着坚韧与希望。他们有力的双手紧紧拽着渔网，每一块隆起的肌肉仿佛都在诉说着劳作的艰辛与对收获的期待，让人联想到青岛百年前大海的澎湃与渔业的繁忙。

老渔村里，谈天说地的、理发的、卖糖葫芦的、扛柴往家赶的……无不刻画得生动自然，惟妙惟肖，将渔村的民俗

“复活”的古渔村

□张平念

领导呢。

和叔一天两晚的相处，我在心里给他清晰画了一幅像。看他也是性情中人，所以，临走的那晚，我就实话实说，不失时机地对他的人生作了一番总结。我说：“叔，你晓得不，你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但你一天酒不离身，二晕二晕的，做人做事又大大咧咧的，成天像个‘喜乐神’，给人有点无足轻重的感觉，这就有问题了。”我对叔这样说时，虽他一时脸红筋胀的，但我看他从情理上是接受的。不是吗？这些年来，他虽在单位精明能干了一辈子，走一路也让人喜欢一路，但不管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不管他干的成效有多大，也就是个“干活不累”的小人物。这或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不过，我又马上回过话来褒奖他，“叔你这辈子这样做人值了，只要你自我感觉高兴、快乐，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这样的人生不是很成功吗？”听我这样评价，叔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最后变成了频频点头。

叔就是这样一个人。乍一看，貌不惊人，才不出众，土得掉渣，却很受大街上的“棒棒”们追捧。特别是他出门时老爱把两只裤脚朝两个膝盖上一卷，露出两根瘦不拉叽的光脚杆杆来，一点不修边幅。他就带着这副形象闲暇时去大街小巷和“棒棒”们打交道，和他们拉家常。有时碰到该吃饭的时候了，他还请“棒棒”们在街边摊喝碗稀饭、啃张大饼、喝瓶啤酒、嗑碟油酥花生米什么的，由此和“棒棒”们的关系搞得十分熟络。那天我和他经过沙坪坝三峡广场时，一眼看见几个蹲在街边候活路的“棒棒”，一起站起来挥手向叔打招呼，很是亲热的样子。

叔现在退休了。可单位知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又热心公益，便任命他为退管协会负责人，还在单位专门给他腾了一间屋办公。叔自己也很看重这份活，那晚他还翻箱倒柜地找出任命批文来给我看。他对我说：“不少退休职工知道他如今还管事，于是有事无事都到他那间办公室坐坐，聊会几天啦，反映诉求啦……”我听得出来，面对这些琐事，叔没表现出丝毫的厌烦，反倒还挺有成就感似的。他说，他这样做，是在为公家排忧解难，是在继续发挥余热。不这样，他往后的日子该哪个过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文化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被“古渔村泥塑”深深震撼，慢慢欣赏，细细品味，足足在此待了两个小时，最终在家人反复催促下，才依依不舍离去。

我已被这些泥塑作品彻底折服，这些泥塑作品如同渔民老祖宗为了生活与海浪拼死抗争的精神一样，值得铭记并镌刻在心里。

我不知道泥塑团队的领军人物是谁？我也没时间去网上查询主要作者的介绍。通过这些泥塑，我知道了作者及其团队对青岛《渔村印象》泥塑倾注了全部心力。知道了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当地渔村的历史作出的深情回望，对乡土文化竭尽全力的坚守与传承。它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寻得一处心灵的栖息地，让人感受那份来自古老渔村的独特魅力。

《渔村印象》更是一首古老歌谣，久久传唱着渔村和渔民不惧岁月的故事。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追云

□陈维宣

窗外，一朵朵云
被我和高铁追赶
如龟兔赛跑

追上一朵云
又一朵云走在前面
如我的梦
云，若即若离
如你的幻影

旷野，山川，树林，房屋
擦肩而过
我们匆匆打个招呼

变幻无穷的云
若是雄狮猛虎
我要作好捕猎的准备
也准备好伤亡

若是一只羊
我要好好欣赏脚下的草原和山坡
寻找出神秘的牧羊人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当无人机升起的时候

□潘昌操

天空不再空
无数目光交织穿过
蜂群和萤火虫飞舞
巨龙飞舞
星星分开又聚拢
一枚玉手镯
谁的兰花手刚好可穿过
天上的楼宇不是海市蜃楼
地上的高楼复制品瞬间可完工
飞船和飞机可飞的地方
轮船也可飞渡
哪吒骑滑轮滑过的天庭
你可轻松跑过
瞬间立起抵达的天梯
浪漫不分天上人间
平民和王侯
你可以变脸
将欢喜剧本唱向空中
谁在那张最大的宣纸上泼墨
“不尽长江滚滚来”
“直挂云帆济沧海”
五星红旗招展飘过
一朵硕大的山茶花开了
忠勇开放，谁是谁的中流砥柱
当天安门城楼展现夜空
时间的飞轮
从1949一晃而过
一个民族的76年
一座城市的28年
站起来，飞起来
你的目光移不开，你的嘴巴合不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只蝴蝶的翅膀

□廖诗林

它停驻时
一片花海在翅膀上收拢
像黑夜里停止呼吸

它飞起时
像大草原上的一只风筝
彩色随风飘逸，香味四处扩散

它有时停在孩子的画笔上
成为整张纸
唯一会动的部分

它有时只是一个标本
钉住时间
不让任何人翻动

它轻轻开合
像文人一样反复斟酌
某个标点符号
（作者系重庆市武隆区作协副主席）

